

合二冊之内

清國公使應答

公使者黎純齋庶昌第二回公使

栗香齋筆話一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文書27

C 17

1



自十五年五月十四日到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明治十年五月廿日訪清公使黎庶昌筆談  
誠曰中村樓前公使送別後久不拜芝肩想  
安好閣下着京之際公私多冗察之故只拜候今應  
安靜故末一瞻道範

黎庶昌曰僕到此間公私頗覺忙冗故未占講公  
常見方日皆惠臨幸甚

及前公使來

誠曰前公使來僕素非交際官而與伊交深且  
厚素不備譯人語一枝之筆以通高厚情自今而後  
願以前公使之愛我者設雅春則僕大幸不過  
黎庶昌曰僕素樂與文人交游閣下能筆談甚好

何大人既歸交在前僕何敢舊視在後  
誠曰迎來公事忙否閣下到此城市形况經一逼  
否

黎曰公事有時甚忙有時之間不能一宜東京地方  
去遇教處黃國存古所謂神山今又仿效西法  
又覺修飾閣下邇時有何著述  
誠曰僕素學淺識亦曾無一著述近年以好詩雖然  
僻鄉之師友不能極其奧中身遭國難京師之藩籬  
之間頗奔走用旋殆廢文墨維新之後後朝往東京  
十五年其間數轉任諸官遂不成一業及何大人東

來初相見而談文到此舊年情勃然發也

黎曰閣下所言過謙僕亦素以學問其所得者不過  
剽竊膚末耳然略知門徑以後如不鄙棄可以常

談

誠曰我友柳原前光現在駐劄俄都到貴國始議

帝盟之事當時曾文正公現存得接略聞其風采  
柳原痛欽慕之閣下方受其教誨果然不

黎曰曾文正公是聖賢一流人物僕嘗以為諸  
葛武侯以後一人也僕師事之者幾十年胸中之  
所得皆文正所教也其人實可欽慕柳原之言

柳原

誠然

文正公為人

又曰曾文正公之惠業以章德望人皆得而見之其存心公恕意克已非親炙者不能知也

誠曰閣下從曾公受教想年數幾許

黎曰從曾公係在同治初年其時年二十八歲

誠曰閣下壯年受名公教誨所造詣可知而已自今以後

願以曾公所教教我則此僕實拜陳下未賜誠

不為鮮小

黎曰僕於曾文正公與閣下猶在門牆之外僅窺

見一二何足以教閣下倘閣下有下問一語當述所

聞以相告耳

誠曰方今貴國左李二公皆在曾門二公性質

孰似曾公

黎曰左於曾同時為友李在曾門下左得曾之動

李得曾之大

誠曰大者指其度量乎

黎曰非指度量而言指其辦事局面闊大處頗

似若度量左李二公皆不能及也左失之極李亦

不能守清

誠曰曾公德業成曾家累代一餘慶乎或到文

正公始成大家乎彼公幼事事業果懋有異聞

請示

黎曰曹氏累代力農至父正公父始為秀才父  
正特起非由積累致此謂萬生異人也當道光  
末年以正以翰林在京師其時年未及三十舉朝  
之人皆覺其器宇非常必能輔國重任彼時天下  
承平已之取信於人若此

誠曰貴國髮匪之亂之前代當何代艱危想此亂  
必足危社稷而請難時出曾公之力乎

黎曰髮匪之亂延蔓七省自古若此微曾公則社

稷哉不可問矣楚軍將帥無一不出其門即後來  
互相定新疆平回亂亦足曾公培植老湘營一軍  
有以成此大功非左相一人之力也

誠曰敝廬距貴館不太遠閣下有暇則應日掃榻  
以迎駕不知若否此間州縣贊卷書記有幾人

黎曰有暇當奉訪敘談本館隨員現有六人其  
間有楊守敬者博通金石姚文棟熟於地理二  
君亦可常見惟恭贊尚未到渠亦知為之素  
時亦可常領閣下大教也

楊守敬  
姚文棟  
謝初元  
梁啟超

明治十年六月二十二日清公使黎庶昌來談  
黎曰久聞閣下雅名屢思奉訪昨承柏東相邀今日  
遂敘高懷實所願也

誠曰西國實際之初僕實喜<sup>此事</sup>曾及何星使東來  
僕深有所談今茲得閣下交<sup>相</sup>誠願得我心<sup>事</sup>  
以後國事以外雖會相交却於國事上或有<sup>相</sup>益願閣  
下不鄙棄我而屢被相顧可共談<sup>此</sup>洲之事

黎曰僕忝為行人深願運達彼此之情若蒙  
閣下以文雅之會見招素心樂往但願不拘形跡  
一暢襟期斯為得耳

誠曰。敵國與貴邦有舊好。自後漢光武以來。到唐  
宋明。代往通聘。同及貴朝。定例之後。遂相  
往來。言相心親。朝當明末。有征韓之役。而不結局。  
韓亦為貴邦之屬。彼此不知。如前代之親近  
也。考國朝。同及嘉永。癸丑。俄曹我邦。水師使艦。  
東江。戶部。鎖。而議。朝野紛然。經數十年。遂現出  
王政維新之一大局。自開港。歐人稱額。稱贊  
敵國。用也。而讒謗貴國。守為。遂至。知人。往。  
歐風。警視。漢土。此我。一大不幸也。何國。皆歸  
盟。一蒙。交。歡。親。薰。德。風。此。若。腐。一。大。幸。福。也。

器曰。貴國與敵國往來通使。隋唐以來。載在史冊。  
班班可攷。自明以後。往來稍疏。實以前此。無火  
輪。漢。船。航。海。不。易。中。使。憚。於。遠。行。貴。國。無。人  
往。中。國。不。遂。之。矣。未。似。亦。不。與。貴。國。代。辦。事。  
自。平。饑。年。來。各。國。通。商。時。局。一。變。然。究。竟。貴。國。與  
敵。邦。語。言。文。字。風。俗。大。同。其。於。歐。美。各。州。雖。步。武  
頗。頑。而。本。來。面。目。終。自。在。也。西。人。之。視。東。土。亦。是。面。樣  
看。法。終。不。能。以。平。等。相。親。然。則。同。洲。者。宜。視。為  
一。家。天。時。人。事。交。迫。而。然。不。得。不。如。此。也。  
誠曰。尊倫先獲我心實然。



黎曰西人自土耳其以東總畫為亞細亞一境  
而以別眼相視若論貴國之學西法思精力固不  
與歐以幾於口駢之新然而西人仍不以同洲之誼  
相許當其未變法之時彼意謂若能變法即  
當引為同調及其既變則又詭辭支吾洋若子  
親而陰行故智此僕歐洲一行說歷五年之所  
見西人終與我為胡越也

誠曰此亦確論閣下能入虎穴所以獲虎兒

又曰我邦二十年来通使于歐美先觀事尚廣大一驚

嗚呼其歸也不可不防曰造兵艦練武備音不仿歐制曰置汽車

所感焉政府

設氣燈曰改飾房屋曰修正道路此事非不美惟  
當其始未一開戰心成親傾折攘夷士氣節故換

國權實多矣貴邦自道光以來屢開戰事故於條約  
上頗有所得

黎曰敝國在道光朝於外人情事十分隔膜以致辦理失  
宜故條約頗多吃虧之處若使當時政府稍明悉  
洋情亦不至受侮若斯之甚此事言之真可痛恨  
以後即有更改祇是救弊投偏之術而已

誠曰火輪船一浮海而地球之大局一變然此始手  
歐美之素之植產不得不取人以助內遂有洋船

車之發明。貴國之國居天然地。一切衣食皆為我  
自不取人。以自足。固宜一靜。願則道。然而為渠輩所攪。亂  
遂不能不動。將末。則運絡。強弱相保。不得止也。  
貴邦地大人眾。故受歐洲之害。誠遲緩。如我小國。僅數  
年間。亦受其害。如此。痛歎。至。  
貴邦若一發憤。則東洋之事。固不足憂慮。考今  
之時。猶如昔時。六國於秦。秦一時威聲震於宇內。自  
以法治國。祚不長。可見俄國勢屈氣竭。英商法蘭也。  
船取海外。其所以足國用而已。彼倘可共談。至俄國亦  
慮俄可極。而尊者尊慮如何。

黎曰。所論誠然。英土地已廣。迫來漸有照應不及。勢故  
貪得土地。念已止。惟俄專事蠶食。無有厭心。中  
國亦願加意防範。此二十餘年間。中國正當厄會。前  
此髮匪之亂。為自古所未聞。今則主上沖。知當  
國大臣。一切多不敢專決。故有無窮待。事都  
未舉行。而盼救。年而後。主上能操大政。獨斷獨  
行。則起哀想。亦易耳。  
誠曰。俄之作患。先自朝鮮始。朝鮮一陷。則故國岌危。故  
國危則貴邦不得無危。今防此患。在使英佛人入韓地。幸  
則俄人曾與何公使謀事。而中間事起。為能共謀。

早貴邦使米國為此謀誠是最上策又聞英亦繼入韓地  
如此則僅輩三四年前之畫策大抵就緒可賀之  
黎曰朝鮮為敵國屬邦實則敵國門戶朝鮮有急則  
中國先應當受難而責國次之此次中國所以極意贊成  
朝鮮與歐美立約者正以為牽制俄人起見耳  
誠曰今假使朝鮮陷危地則受俄人之侵害則以何術  
救之貴邦與彼土相去遠遼彼民兵力亦弱固不足敵人僕  
常思之不止

黎曰假使俄人有侵伐之謀中國當援公法為之調停  
息爭若彼不從命中國亦祇有發兵相助耳成敗利

鈍非所預計也

誠曰貴邦今大議此事惟自山海關北經遼東到  
彼地開一鐵路必得運輸之便彼地平坦若作此事  
應非難事余想北門鎖鑰在一鐵路而已海上浮海  
繼未為得策尊慮如何

黎曰誠然鐵路之議已歷多年因國人都未見過  
所以疑信參半近年以來出洋者漸多此事又稍明  
白去歲曾有從天津開至北京之議約不久當可舉  
辦此路一成則各處推廣為之自屬易事  
誠曰今觀亞洲之形勢北有俄國西有英國惟

五關瓜分攫取我土人或言俄有黨派不足為憂  
國商務日頹敗不足為懼余特畏此等厄難却足定  
彼向東之志今幸有美國為隣此貴邦占我可親睦  
之國也質之如何

黎曰俄國亂黨祇害其君於國勢無大損英之高  
雖比前稍困然尚足自持近年以來俄甚蓄意東侵  
英實有意防範緣東邊商況英國為最美即次之  
斯二國者必有合從拒俄之事鄙見以為俄終不能  
大得志於海上也尊意以為如何

且正是東方危難之時再十餘年當可大定

誠曰畏俄非獨東人歐洲亦然今德國與俄隣必窺  
其虛土耳其曾遭沒蘭之災厄此二國亦可遙與議者  
合從之事先自同盟始而後來及之如何十年之內必  
可與閣下條議此事

黎曰俄之與德與英異日總當有戰事乘機觀變  
定有其時僕意亦早及此

又曰德之今皇與俄之先皇實是彼此相畏亦足彼  
此相成今俄皇已逝德皇亦不久人世嗣位者決不  
能與先皇同心稍有猜疑嫌隙立至此事勢之  
常然也俄欲南侵英為把持其忌已久相忌即相害

亦事勢之常然也。况其機均已為人所覩。子誠曰：公遊彼地，果知彼情。

誠曰：閣下曾在曾公門，當時所共喜且談之人，今猶存否？人生二十年，其間人與世俱遷，真可駭。

黎曰：當時在曾公幕中同事之人，今已死亡過半，人生在世轉瞬，便即奄忽，誠如閣下所歎。

誠曰：貴邦現今泰斗屬望，耳久聞左李二公名，今又有劉錦棠，頗繫民望，實可嘉尚。若邦當維新之初，薩摩有西鄉大久保，長門有水戶，其皆鞠躬勤王，事致維新，隆運而後，此三公皆遭變故，或為賊死。

或羅變，或係病沒，皆棄也。現今在朝大官，悉為三氏識拔，回顧人生，朝變暮化，不知何事。此天命抑人為，皆自洋人東來始也。今幸貴邦有左李二公，雖然人已春秋高，將來維持亞洲大局，果屬誰人請教？黎曰：貴國大久保，僕早聞其名，餘二君尚未及知。今皆凋喪，實屬可惜。故國現時，祇有左李二公，最繫人望。次則四川之丁、六時賢，傑出者，然皆六七十人後，未繼起，殊難其選。劉錦棠年不過三十七八，尚可以備驅馳。此君實將才也。左李丁劉皆曾文正公拔擢，向使曾公尚在，則後來者當可預。

擬其人。今曾公設國之人心。救少所歸。嚮議倫  
之。之。統。化。此。中。國。人。之。心。所。以。思。及。曾。公。無。不。傾。誠  
而。服。也。  
誠曰。貴國幸有孔孟之教。忠孝能持人心。若適有  
時艱。則言必傑出。英雄。然現今東洋多事。秋也。  
此兩國思有倚人甚于日也。  
黎公曰。誠然。現今需材孔急。更甚。性時。然人材  
亦必因事而始見。將來如左李二公之後。必當有  
接踵而起者。想亦事會之適然。特未能預定何  
人耳。

誠曰。此亦確言不磨。一語足見隱然抱負。敬服。  
又曰。僕今所以為此言者。固非偶然。履琉球一事也。  
事。是。也。不。島。倭。而。國。一。疑。案。不。結。局。者。實。傷。我。心。  
嚮者何公使在此。突然罹此厄。僕當時不與何公  
言者。此事係兩國機樞。今也。已為人始共覩。此事  
不結局。則如蠲。以。補。天。之。力。補。苙。不。能。密。通。而。不  
之。中。心。也。天。如。誘。周。下。與。我。之。衷。情。則。他。日。又。於。杯  
酌。間。可。徠。談。一。  
黎曰。琉球一事。實為兩國疑案。此案不結。則兩  
國之情。理。均。不。得。伸。僕。此。來。非。無。意。於。此。但

事須兩國彼此相就。則無不易了。球島甚微。不足傷兩國之歡。此閣下與我所共知也。投使兩國失歡。均言益處。而使他人得利。此又閣下與我所共知也。尚能入。明此理。則事無不諧矣。

誠一曰。同見。所謂眼光如火。

即席賦一首以呈。

星 叩 榮 刺

連日愁霖不斷聲。何圖傾蓋訂交情。天公不似憐者意。方及君來忍放晴。

黎公使有作。

四圍環繞樹陰濃。鳥語新晴喜思遘。半日

清談窮宙合。正如鷹隼脫樊籠。

黎曰。閣下人既胸次超曠。尊齋景物又佳。今日之會。非偶然也。

誠曰。所謂天定而勝人。不嗜殺人者。一。此等。一。

即言。足證地球之萬象。後來我究富強之術。

彼必慕萬世之大道。決不容疑。現今貴邦與我。以。

耐忍二字為要務。閣下。見。恐無出此右者。

黎曰。確論。不知者。或以此等語為強。自排解實。

則放懷古今。絲毫不棄。

明治十五年 月

黎公使來翰

啓者日前趨領大教藉登鄙懷浮生半日得此兩人  
促膝而譚良非易事何快如之僕雅有嗜書之癖聞  
舊藩侯米澤上杉公藏有宋板未記漢書後漢書三  
種為奇秘之寶世所罕見前星使何公曾一往觀鄙  
意不欲援例增此眼福敢煩閣下便中代為外招上  
杉公倘蒙許可僕當偕使署楊君同往他日謹以私  
於左右希察察焉 黎庶昌再拜 五月十四日

宮島誠一郎閣下

於上杉侯家



誠曰前日獲黎公使指東知公等來此館以迎待此館主即我舊藩侯侯家在六百年前居鎌倉當時建長圓覺兩寺僧自宋元來管寺職此家傳來宋板書記前及漢書想係宋僧寶藏

張沆曰頃僕同楊君踵府奉訪先生已出門不值今得見之大幸

誠曰始謁賢兄姓何名何字何使館所掌之職何請示

張曰僕姓張名沆字導岷今年隨使節來貴邦現住使館

楊守敬曰今春拜不遇為悵今日又踵府聞已先到此故直趨于此幸得相遇黎公及隨後即到

黎燕昌曰久仰貴藩侯高名特來請安兼頌雅教

誠曰今日遠路被枉高軒不堪拜謝

黎曰閣下到此等候多時了

誠曰今日閣下來此宮內若暇早退來候請閣下毋怠

黎曰謝

誠曰樓上置宋板三史但無椅子供便坐請恕

黎曰席地而坐亦中國古禮如是

慶元在南渡末  
宋理宗年號

黎曰此間地勢高敞於藏書甚宜

誠曰舊立久藏此書于舊瀋米澤久庫頃當西國  
亦歡之際特使携來

黎曰極為感謝

黎曰尊藏宗板三史為人間希有之寶今日特來拜  
觀以增眼界

觀上坊敬齋人所藏宗板三史賦贈

天祿琳瑯宋槧傳慶元佳板在人间

誠曰天祿琳瑯指何事

黎曰天祿琳瑯我邦御府藏宋元板書處

黎曰三史首尾完善真為人間希有之本貴諸侯何  
不集賞刊行衣被天下為功不小

黎曰現今有西洋照相之法此書若以照影刊行於  
原書無損而又絲毫畢肖盡法圖之

黎曰昔河間獻王好書多得古冊後世羨之貴藩  
侯若將此書布揚於世異日亦河間之比也

黎曰貴藩侯果有刊刻之盛舉僕雖不文空  
當引為其端不敢歸也此書若刊成報國消  
行必界

誠曰閣下言誠然而久不示之於人唯寶藏之所  
以經身而全存不在此也得經天者又隆隆定若  
果甘之樣必當請閣下大序傳世也

黎曰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鄙意如是

誠曰南宋慶元板於北宋後刻尤為好劉之問劉  
元起果為一人則此建寧者係地名守

黎曰劉之問與劉元起想是一人建安今之福建省  
也

誠曰乃得此賞讚他日所言不虛此舉

黎曰天祿琳瑯閣所藏宋槧西漢書其板尚

在慶元之前然皆南宋物黃善夫史記徽國外  
省間或有之

今日既親佳書又得頌教讀侯曰擾實多敬

謝

誠曰我侯家今日蒙相顧實生光輝唯憾無  
物慰尊情多愧

黎曰三史總以刊刻傳世為盼

誠曰敬當拜教

楊子好曰黎公近日不惜多貲摹刻逸書及古  
本罕見者凡二十餘種此二葉其式樣也

楊曰：弟近日作東瀛訪書志，每書影摹其首一葉，為留真譜。此三史也。日若為弟各摹一葉，以為留真之冠。尤所不敢請也。如貴侯久許，則他日以所摹之式呈教。葉貴後漢書，若得摹刻傳世，尤為快物。楊曰：身後所藏漢書，是求古樓舊藏宋樓訪古志云非是。

誠曰：訪古志必存，係舊幕府楓山文庫管理。近藤守重編纂，近藤生本曾看過。我舊屋所藏三史，亦古樓想西京天龍寺之書本耳。

楊曰：近藤守重曾為楓山書庫管主，亦嘗得

其影寫尚書正義一部，原存亦楓山官庫物。

楊曰：我昨所傳趙松雪藏本精絕，為元宋本之冠。今在內府，人間不得見之。

楊曰：此三書皆係影寫，各首一葉，尤所懇也。

楊曰：此後漢書初看，似缺目錄，細閱乃知目錄分置各卷之首，今存不同故也。

以上三史觀覽筆談

誠曰：此處有一書軸，傳云張旭之真蹟，三百年來在此家。真偽雖未可知，然二代景勝自朝鮮携帶之品。

黎曰此書卷以僕觀未必果是張旭筆  
誠曰此屏風日存鴻儒物哉御但錄書此若獨  
一幅係宋熟契之畫亦古若此類之從明神宗  
皇帝所贈亦古物也若亦古沒贈之景勝  
此卷滿袒籍信手筆此刀滿信曾於足利室所  
御殿修勤之際所佩非軍刀  
黎曰貴國寶刀自古有名不虛也  
楊曰此古刀佳品  
楊曰米澤公庫離此遠近如何  
誠曰拜程八十里

誠曰潘老主曦山公願書觀望岳樓三字又請  
觀三史之詩得書以傳于他家  
黎曰候歸去楷贈可乎

明治十九年仲夏借清公使齋庶昌題本鄉  
舊瀟王上杉御觀宋板三史時淡齋則  
以應瀟王敬齋侯需臨摹成冊云  
十九年七月十八日於相街長清堂記

榮香山人誠印

七月二十三日訪清國公使黎庶昌筆談

誠曰余頃於帝室編纂儀制及外國君主稱號事。故國未有一定之制度。如舊政府德川時代與諸外國立約。盟書鈐名。用大日本國大君殿下。同大英國大君殿下。之式為常例。其他做法國皆然。王政維新之後。改為大日本國皇帝。同何國皇帝之式。想貴邦與外國交際。日已久。必當有一定之制度。敢問。

黎曰。敝國與外邦交際。雖久。然於此等事。皆係因時制宜。初無一定制度。在漢文時。曾致書問曰。大罕子。無恙。即今國書。濫錫罕子。係曰。奴尊。稱此。即譯音耳。今則

直用某國皇帝則某國皇帝或君主好殆不譯者而  
特以中國之稱號加之耳此亦自通商以後始有之  
誠一曰頃閱呈報指掌公文中。有各國公使上慶書  
于貴皇之書式曰大清國大皇帝陛下使臣首敬奉  
我大俄國大皇帝大美國大總理聖天德大英國大君  
主。今考歐洲之稱或稱帝或稱君主或稱伯  
理聖天德皆其號頭以洋語<sup>ハキマキ</sup>之稱敬尊之  
此諸譯一即為廣大如<sup>ハキマキ</sup>即如言大皇  
帝如<sup>ハキマキ</sup>即如言大君主敬問賢考如何  
黎曰歐洲各國有稱安普<sup>アンブ</sup>者即皇帝也  
有稱鑾<sup>ラン</sup>者即

君主也。有稱<sup>ハキマキ</sup>者即王也。有稱伯理聖天德者即總統也。  
要皆至尊至大之意。及號雖殊而其意則一。若就字面  
言之。則皇帝為最大。亦最古。然其實皇者大也。帝者  
尊也。取義不過如是而已。

誠曰。今歐洲稱安普者。一曰俄。一曰德。一曰澳。一曰土。此  
等之國皆稱帝號。獨到英國。富強如此。而何故不稱帝號。  
或曰。稱安普。稱鑾。備如言王。然而自我言之。英則以王號  
為臣下。稱號不受此號。今貴國定稱英國女主人。  
言何。

黎曰。英國君主稱魁因<sup>クイーン</sup>。即鑾也。亦即王也。西國自通商

以來習見中國有皇帝之號故疑王為下一等其實古時夏  
商周三朝皆稱王未嘗小也今以王稱英君主彼國不肯  
受然以對因稱則無辭將未之思耳

英君主已於丙午年稱尊號為大皇帝矣在  
英之本國仍稱君主

以愚意度之大約男主稱鐸女主稱魁因

西國除俄德奧土稱皇帝外餘皆君主法則稱伯理爾  
天德此外無他稱也故國於英則以君主為通稱

誠曰按史記皇帝一號始于秦始皇而後為歷代  
帝王之尊號三代一稱自此衰矣

黎曰自秦始皇帝創此尊號以來而三代一稱漸衰  
其後又以王封列國故視王遜次一等然原王之本義則  
不在皇帝二字下今西國之王亦分兩等其稱不瓦者則  
君主也其稱<sup>パ</sup>令<sup>シ</sup>者則王爵也亦稱中土之命意耳  
誠曰今貴國指俄德兩國之台地曰何往獲文書備未  
及台地一事乎彼國普通稱曰皇台此辭裁如何  
黎曰彼國亦只通稱曰皇台

誠曰今彼國通稱我皇台曰皇台陛下此事原于洋  
語<sup>イ</sup>之稱今譯為陛下如洋稱<sup>イ</sup>者  
廣大之意今以陛下充之恐未得當已言皇台則



尊稱已足且陛下屬皇帝之稱非女后之稱尊考如何  
祭曰敕國尋常只稱皇上皇后不言陛下或  
單稱皇上為陛下此奏摺中多有之若稱皇帝陛  
下字樣不過於表文因用之不多見也

誠曰歐洲皆時諸邦稱女若尔称陛下皆是羅馬法  
王列後近年自稱之又自他尊稱之如何

祭曰歐洲稱謂之原委樸尚未深詳從前教王權盛  
或假托之近三十年來則直自稱之耳

現今東西各國講教互通彼此情形皆各洞悉稱謂  
之類一從其實最為得當國之強弱不係乎此也然乎

吾守

誠曰此論實得我心願廢此譯語正從彼稱謂彼  
亦無辭可拒

祭曰如伯理靈天德昂是從譯音耳

誠曰尖潯中實頗責慮受此教誨感佩之至  
謹拜其賜

祭曰鄙人於西事不過略識大概愧未能詳為奉  
思焉

十二月七日筆談 十五年

楊守敬曰漢學未必盡無實際但看其人學之為何如耳  
貴邦學歐風太驟我邦又太遲緩所以皆未即能與歐  
人抗衡貴邦力學歐洲實不可及我邦有學歐洲之力  
而久未能學之如貴邦真可驚也我邦與貴邦如果能  
合從則西人不足畏也所惜我邦難於創始即如火車一  
事至今未決為之貴邦所惜物產不豐財力有限  
我邦財力則略能為之而因循不為可歎也  
誠曰我邦學歐法誠驟故金銀漸去貴邦學彼遲緩  
故金銀未去今與貴邦誠能親睦則貴邦必於我邦足

辨彼法其互所便益不鮮少矣惜哉未得親晤真境也  
楊曰他事皆無嫌隙唯琉球一案不了耳  
又曰朝鮮一案我邦詳似為不即不離想貴邦不  
以為非也

誠曰然琉球一案即兩國之一問題貴邦若能便法予  
我謀必有可結了

楊曰先生能之才  
誠曰其能否付之他日

楊曰先生如有籌畫可告我我能達之聞貴邦去歲所  
議條款我邦允從者亦甚多唯此一條未愜我邦衆

人之心故政府亦不敢即允之今若以中山讓出則其他條  
款想易易其實兩國皆爭聞氣不願得失故若我當  
國寧許責邦得琉球而不許其他條款也  
又曰此事恐遲之又久非第在此地所能見矣  
誠曰我輩非當局者雖然兩國素有兄弟相與之誼有  
齟齬相持之勢特希此事速結了但遲之又久則恐  
中間生變未可知也  
楊曰所以然者亦亦見及之我邦諸大臣似有李撫事  
之心想必不因此受難而責邦亦恐難於首禍故此事  
必遲之又久而後可有定局也

誠曰此事如何而得兩全

楊曰我邦之意原無得地之謀但使彼德國則百事  
冰釋而貴邦必不使德國故難

誠曰以蕞爾小島破隣國之好牙深憂之何欲與弊  
邦者志者議之先生有所謀事否

楊曰我邦政府之意想無他求但能使彼德國則彼仍  
為西屬之國亦不問唯中一島貴邦必不肯讓則  
難

誠曰球之關係于我邦余言之請聞之琉球之中世尚寧  
關貢日本島津家以遣兵以討之虜尚寧而歸因之薩摩

三年時明神宗萬曆三十七年也我朝德川千代德武

而明朝是久寇不通好及島津氏放還尚寧也尚寧感

戴寄書責國福建巡撫也請互市通和船于貴邦

沿海貿易物貴朝廷品之徵我朝猶取此去使球人

通好貴邦交易也貨物至其奉正朔進朝貢素所默許

此事在貴邦人可知若令使琉球不仰我保庇則百

不能為國此琉球所以不可親屬于我也先生能察之

他可辨其誤

楊曰琉球當是耳壞其意我邦爭此為間氣而  
論貴邦不得其國即以中山盡與我邦我邦

反多此一累唯今日我邦人不肯忍此一着耳貴  
邦亦未必定要疎地亦今日不肯讓此一着耳  
古三葉於養浩堂南窓下抄出壬午十一月十六日  
子時南風吹暖如一雨時未之天

十六年一月二十六日贈姚文棟書

明日土曜下午二點鐘請偕方子德先生提駕  
則為圍爐消寒之會把酒論文不亦風雅乎叨  
却幸甚一月廿六日 誠一郎拜

姚文棟先生執事

一月二十七日方子德莊吉雲光至

方曰近日屢次奉訪暢譚緣貴國新年天下  
必多酬應未敢相擾今日姚君因地學會期  
須往一行稍避即到也  
誠曰日前賜佳什而來此兒未酬高韻多愧

莊吉雲曰久慕大名特來奉訪

誠曰過日自姚君湖光生新到何科乃日思杜顏  
實快鄙懷先生本籍何省

莊曰弟係江蘇省鎮江丹徒人

誠曰何月發奉省

莊曰此次弟自北京來因昔日與何子我相契  
今年秋間在北京與子翁晤談東洋一切子翁  
囑弟來遊故子我作函寄橫濱囑中友照短九  
月底自京動身十月前由上海到崎陽一路艱  
梅

誠曰僕自幼嗜詩及何黃諸賢來此始得領雅教  
懣悟其旨此兩國交歡之德也今又逢先生不遠  
千里而來何喜如之

莊曰僕昔日在京與子我同居及子我來貴國有  
使東雜詠詩六十五首僕在家鄉依其原韻寄來  
日本子我喜甚其詩卷子我加評語還僕命  
伊子別抄一本留下今詩卷帶出程日尚可與  
兄就正詩皆詠貴國事

誠曰子我於上海係恙乃好否

莊曰弟於九月間在京把晤精神如舊毫無

織悉

誠曰。今年寒威未烈。今日風聲稍覺春。

方曰。前日新雪景色。致佳。惜其微小耳。子如君等賞雪。有小詞一首。

誠曰。此詞曲奇峭幽艷。余雖未解章法。一讀已覺妙。先生洵是好事業。

方曰。慚愧。

方曰。今日為華歷十二月十九日。乃東坡先生生日。今日之會。君為坡詞祝壽者。妙甚。一第當先製一詩以紀盛會。何如。

梁香先生招同貴園吉雲神海子梁養浩堂

不集。是日中慙為東坡先生生日。敬賦一律。

爭向花間倒玉瓶。坐賓滿灑盡忘形。從來海國

多奇士。此夕天文萃客星。鴈北鄉時梅有信。鶴南

飛正笛中聽。華筵稍祝坡仙壽。極目峨眉萬仞青。

壬午嘉平月十九日 謙受方濟益

冰凍天寒叩玉瓶。丰姿滿灑業難形。清新詩句

同聲日。高古文章擬摘星。三徑喜將松雪踏。一窓願

倚竹風聽。愧余從業詩留詠。贏得先生笑貯青。

和方子寤韻

莊氏頌章

楊子梁曰今日開湯餅會并輩欲一見玉麒麟  
誠曰楊君今日伴一佳友來實快襟抱  
批曰弟見莊君思憶君故以紀而東想能悟此  
意  
妣曰湖亭之會值赤壁前遊之日今會又逢東坡  
生日何吾輩與東坡緣獨多今日弟詩興甚溢欲  
和方君韵只得一句云忘言幾訝口如瓶  
誠曰硯之為壽久且堅吾欲同其壽請先生賦  
一詩為我祝且問此硯何代物  
方曰此係徽省歙縣龍尾石觀其製作仿宋式

也當是明代古硯蘇東坡詩所謂坐令龍尾石  
半後是也

龍尾石硯為梁香先生詠即清陰堂  
沈石端溪合比從文房幾載錫珠庸祝君  
与方常相保壽並黃山卅六峯

弟方濬益抄

梁香先生出硯索詩作此以應  
石硯端方潔且精故將龍尾錫嘉名著書  
他日磨青鐵好當良田樂歲成

弟莊叔頤抄



誠曰子我公使與余交最深且厚余曾為父  
壽筵此詩子我所贈請和其韻

莊曰一瓢封翁係足下太翁目下在堂

誠曰家居以一昨辰身沒世北堂猶健在  
身七十一請西先生賜一壽言

栗香太史壽四年通古稀囑余作壽言

自成一律以菱即用壁上子我詩原韻

松竹環窓景宛然北堂頤養境如仙孫枝競

茂鉛含歲子舍騰歡福荷天梁梁齋眉壽

宴宜榮樹昔亦怡及身壽躋登卷日星輝

發三祝詩成拜日邊

弟莊介禱

方曰避一二日擬就當由寬幅紙書之送呈何

如

誠曰商鼎古字君藏之手

方曰弟收古彝鼎文字極多在敝園第一第

二之間現均携來請君到使館庭觀弟等

有繼遺齋彝器攷釋一書

誠曰莊先生受科舉否

莊曰今年就至京應試

誠曰拙著什梓願先生賜一跋不知許否  
莊曰可則可矣恐辭義牽強貽笑方家  
姚曰新年來多佳興否

小田切實園曰盛事纏繞未得清閑併無詩  
日來雪霽和煦之候將有同請清閑追陪杖  
履近郊探梅如何

栗香兄招飲清國嘉賓四先生在座偶當蘇  
東坡生日席上走筆 古海長義

天生波光擅文章瞻仰金蓮萬丈光  
南荒君莫恨佳辰未載醉飛觴

小森澤曰乃夕之會主賓八人若擬之飲  
中八僊比何人

姚 姚子瀟灑美少年

八句評得八人如

莊 揮毫落紙如雲煙

通神明何等

方 高談雄辯驚四座

才藻

張 路逢細車口流涎

田 金樽在手詩自篇

宮 天子呼來不上船

小 我醉乘馬如乘船

古 眼花落井水底眠

壯日軒然長嘯共

舒眉

方莊聯吟

我為兩君愁無窮 方曰此二句評栗香

只恐壓倒玉芙蓉 生与香雲若

我本飄忽思如飛鴻 莊曰此二句栗香先

海棠依然春睡紅 生与我自道

如欲押韻湊一東 烟曰島宮二字有

宮島何妨作島宮 味

揚兮揚兮風濤 方曰揚字玉免

我今為君轉八齋 揚葉葉

明治九年七月十八日抄錄 栗香

誠曰余素好詩雖然甚苦其音節而不能極其伎幸  
會貴邦學士大習之所恨本無韻學不知華音固不免  
暗中摸索請教

楊曰此不盡關華音難我邦人終身學之而不合音節者  
誠曰先生所知貴邦能詩家何名請示

楊曰吾省能詩者今日有二人耳一樊增祥能文者  
一人即同館中張沅之父也其在黎公之上曾文正所  
許為後來之能自立者

誠曰想著教部他日呈之先生之文之知也請一評

楊曰弟所深交詩人有陳君喬森曠代奇才惜其  
不過今歸隱於廣東雷州其詩第從前欽得數十  
首在一人家先生可索而觀之不時彼子餘身今已  
近七十矣先生如以詩授之弟為紹介彼隱于荒江  
寂寞之區未知能達否也此人初入都時年二十餘名  
震都下一時無面張之詞且退避之此人弟亦相知才學  
兼優今為達官矣陳君才過之學不及之  
誠曰現今貴邦知秦斗者前一二名耶如他者未知  
耶  
楊曰弟略知之

詩從陳后山

誠曰拙著必交之手名家以煩評地大所望也  
楊曰有數人孟也身第交深者又必其人稍間者陳君樸  
君張君三人可也  
又曰貴邦人作詩本艱而多走易路吾見從陳后山一  
派入者甚少若以為貴邦學詩當從陳后山入使艱  
苦中有深味則即有格傑之處愈使嘆其深厚  
若走東坡一路稍有翻語即不堪矣此所謂差用門  
長亦所謂善藏其短  
誠曰今評詩家必言杜韓而鄙宋人貴皇選詩  
宋佳取蘇陸文耳如后山未聞其稱贊乎抑江

汎者即指后山乎。

楊曰江西派以山谷為祖，后山次之，杜韓高不可攀，談何容易，且如韓詩貴邪，人尤不易學，江西派有絕粗者，不可學之，后山詩佳者在其古。

誠曰，簡齋詩亦同其古也。

又曰，江西派今日於貴邦，何人尤得此統。

楊曰，我邦片日不重江西派，大抵學漢、唐及厲樊榭，然後日論定，必不謂清人詩勝於江西派也。

又曰，先生無厲樊榭集字，上海近日有集本，先生可購一部，其詩可救貴邦之偏。

又曰，先生之詩於貴邦，矯然自異，可謂獨出，亦以其筆不同也。貴邦詩人多窘於篇幅，又頗有掣句古，又亦多不能暢達，故高古者我邦宿學不能為之，而其格傑者，往往難解，此由讀法不同故也耶。

先生知詩有音節，又有音節，貴邦詩少音節，故先生出而力唱之，又少音節，今日有人唱之，亦吾耶。

賴山陽誠有文字，其文亦佳，貴邦近日詩家以何人為最古，又以何人為最請詳之可也。

吾謂貴邦片日詩勝於文。

楊曰近日我邦真詩人一省不過二三人式三人此來  
 此者皆非詩人但差能應酬耳文章亦同如身尤  
 不足觀  
 誠曰故邦得先生筆一束已足多  
 楊曰如弟者窮無所之求此求生活耳一何筆  
 載斗量

十六年

誠 今日九時駕臨車而末特訪

閣下謝副憲方作謝他日若有暇別請書之便好欲不知久否

陳 雅令所不敢辭唯拙書不工可愧耳一前付尚有假社尚  
 希改定

誠 樸淺學無間可擊倘尚有思見可以進呈

陳 聞吉雲說方作未刻者尚多尚擬通觀以拓眼界能不  
 若教者

誠 不啻<sup>居</sup>請賜大評。吾<sup>拙稿</sup>其未刻者，俾係如年，作  
趨音淺鮮，不足觀<sup>者</sup>。但天機<sup>其詞有</sup>為而作，詩固無壯切  
、別、若不免月露鳥蟲，胡不<sup>蘇元</sup>想先。

陳 聞近作又復不少，如字所見，題何公傳，及黃翁，極其各法，  
卓然可觀。此類想為有未盡，曠者。

誠 青雲贈別三律，情極。

味 大作情致纏綿，而風物道上，佩服。

誠 先子酒間作<sup>味</sup>詞，深請教其不諧處。

味 並無不諧處，亦已細看過矣。

誠 有一友改前者起句，恨我孤吟，而後<sup>味</sup>。何人能能  
字易散字，苦易孤，如易雨，不知諧否。

味 能改散苦，改孤却更諧適。惟第三字及第五字，均  
心不好，詩名體如心，深憂為二者必當字，求諧  
尊作本以清健，蒼見長，似又別論。

誠 此洵責國之賜

陳 黃沉二公為國下之功臣，庶幾極量。

陳

流水為山，激發者為君。我欲碎瑤琴，子攀柳。柳，陶令條盡，情比柳深。為人深，懸榻陳蕃餘。帳望思鄉，莊舄動離吟。他年江國重逢日，把臂何當共入林。

誠

使人冷之深，願一旬多，以恣慨無限意思。

誠

此詩最雋妙，離之極到此者，我輩百鬼不能得此。

陳

君言太德，此詩情至而文不至。

誠

有情則文自生。文生于情，有餘。此詩非英雄為人者，其

是情至也。

陳

不為英雄即兒女。

誠

果吟未必有度也。



陳 貴國吟。宣者上古遺音。弟其好之。

誠 千年前。敵國遣唐使。學道生入唐。當時唐朝文運極盛。

詩人有李白王維。以運隆盛。日人學淺。

不能其境。及白樂天起。而喜其平調大。故為

之。故白氏文集大行。也。日本昔年。前之。詩多

誠 白氏遺音。人皆做之。朝廷樂人播之。

管絃雜以和歌。每賜宴會。歌之。咏之。名曰

朗咏。今已止矣。

陳 貴國近。詩家於唐宋諸噴。容以何者為宗。

誠 德川。桓武以來。文運大興。如其詩章。則

正。德享保。有短。來諸家。做。明。七。子。摹。擬。

唐風。遂至。有。關。山。明月。白。雲。洗。水。之。詩。降。

至天明寬政詩風一變，唱宋人性靈之流。  
至文化文政有茶山山陽諸家始窺杜韓蘇  
之法，降至近時，慕貴國初世之諸名家，  
索然無勁健之氣。

味 敬國之初以元陸為主，宋元後歷故詩學  
日衰，咸同以後二三積學之士始知其教，數百  
年以來唯常州江蘇常州為詩者專宗韓杜。

間及義山，弟則自宋以後兼好之，孰元遠山二家。

誠 僕亦雖淺學，宋以後取此二家，曾好高青邱。

味 青邱亦僕所喜，唯筆路太相遠，故未深致。

力。

青邱詩最工律，絕句長篇詩成有氣，索  
力畫之病如所。

陳 青邱律絕卓然大家，其重臣分陝一書。

減

尤為傑構。七風導源溫李，無李之沈鬱，  
拍漫之纖素，斯為病身。漢洋亦以此  
未窺黃國，初識大家，雖必漢洋梅村少窺  
之如柳學，不如學唐以前。蓋諸大家  
皆取開唐以前，以成一家。今若學漢  
洋，以下則遂不能及。漢洋况格特者，拘泥  
格調，不專練氣，為然為何。

味

梅村學四傑，又學元白漢洋學溫李，皆  
得其一體，而指力不如大抵為詩之道古。  
體態以李杜韓為正鵠，而上溯風騷  
鐘如之蘇如元，亦不過參觀以盡變身。近  
體則五言直以王孟入，而以杜為極則。  
七律則二部以後，五銜為小室，弟子不陳  
不陳，玉銜無以標二部之奧，故僕尤好之。

玉銜李義山

明言雖有優劣之寇之強其意亦不  
可及也明言勝于清之自威同以後庶幾  
其近正始矣然而復古之原蓋必自啟世  
始

五銘即本義山

今聞為論始服咸同復古詢是盛運想  
貴國國初定鼎之際有不可言者所謂中國  
之文運者伏在江蘇米序始勃興江盛  
一時乎

不勝欣幸

陳  
天道循環無往不復所謂悔窮則變  
窮則通者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哉國經史之學  
感于康乾幾與西漢相頡頏詩則不如前  
代此亦事之不可解者

成  
三疊陽關惜別離河梁攀柳雨如絲  
知君駟駕西京日正是崑崙山花發時

雜 畫潘郎西髻纒

杯少身好花應省未開時

橫港館前看水生 桃花三月送君行

臨歧滿瀆一杯酒 不獨江偏惜別情

和寄島先生送者尚多能

衡杯幾度誇平生 屢指秦臺畫海外

情 行南浦離筵歌一曲 沾襟成此頓豪華

臨別席上辭謝世君

折罷梅枝折柳枝 尋書橋畔隔揚情銀

箏疊譜離歌曲 玉藻歌抒贈別詞

入醉梅頭千歲酒 舟迴海上半春時 徐

踪絮果渾如舊 東國情深動我思

陳曰此詩極工 咸曰東國乃吾妻街 島易梅似好

陳曰

今日長國中遊飲回叙上吉雲 誰別辭一見時多為代道歉仄

西京人物大抵不及東商之多 未知名者下尚有幾人

東商皆人大概詳文字西京家令不忌教士人吉雲以行 想當不悵雅悵

然其人亦似頗好書畫

此者國舊時風氣也

定澄

自是

陳曰 新到西商洋風之氣頗多 曾見其數年陳等心也 進步

在 賴有諸君子以書初本為之刻耳

若在揚州見畫西人去收字畫古玩者不少 大半大板人揚州亦不通商可去 皆持照身 然貿易持照尚可 文字亦無命矣

陳曰

陛下與中人必甚相契而貴國人一崇尚而法者 必不居然乎

時勢一變 德與中人親睦 鄰國初尚 而法中漸見 甚繁終必

當折衷和衷以立國法而始見其正

此日 昔國出使回人君然識殆歸 徒東京諸名流皆如兄之喜交海外 則興亞

一尚其廣大意也

切望貴國自今感修共備而做洋式精練器械 不然則雖士大人衆

到底不免歐人之侮 雖有孔子也 教恐不足守國也 故國律海貴

國者皆聞歐人之言而然也

在曰  
我朝由文士而治身科第。德偏重翰墨。於武分  
不甚以為重。此一弊大也。

敵國之病在。地大人衆。地大則照料難周。人衆則議  
論蜂起。迄今三鉅公。非不知其策。宜修洋船。洋  
礮。可用。特內外尚未盡。和有如貴國。十年前者。大約  
中朝法老。及內地士民。於方寸中。大務未能遍  
觀盡。此後風氣日開。見聞日擴。朝野因

心。之。志。協。力。不。出。十。年。一。必。有。煥。然。改。觀。之。日。  
君。與。臣。僕。相。及。見。之。





事竣亦已轉致矣。弟黎庶昌也。初九日。

宮島栗香閣下

六月十七日。午後三時。招黎公使同坐者。副島

種臣谷千城。長岡鶴友。中村正直。諸君。弟長政

來與。

誠曰。日來暑氣稍殺。和廬及此時。綠陰方舒。清和適體。會聲拉駕。欣幸之至。唯欠物添興情耳。

請予友人一叙襟抱。

又曰。片日素望。携梁殿熱。坐無譯官。不樂也。

黎公使曰。今日俗傳為國壯綏。後誕日。昔人以為非佳。

或又以為單刀赴會之日。敬國之俗。穿於此。拈香致敬。僕頃赴橫濱。行札始回。

誠曰。今日之會。閣下不拘形跡。請叙懷抱。如其友則

皆同好人也。

黎曰。尊齋出勝。得与副島諸公清譚銷暑。幸甚。所謂又得浮生半日閑也。

中村曰。會接芝眉。不堪欣喜。旬餘前。見贈曾文正

公傳。感。謝。

黎曰。久欽大名。惜未與譚。知心歎。

宮島栗香。招算呈黎公使。

欲承清論寸心懸不覺雲歲月遷緒恨登高遠  
盤會其如伏枕似懼仙幸因針芥投良友今得  
杯盤共大墮行歸因公憶文正而曾求嗣問遺編

未開爾曾回滿書翰名也

正直再拜

黎曰大作將身籍翻入過黃愧不能高念歲秋間尚  
擬重修舊約屆時希君一臨也

中村曰曩者何張之公使見莅茲之獲蒙厚春嗣被  
尊公以青眼先待不堪感謝於後時得奉大教為  
榮寔多至願

黎曰閣下如惠教僕甚願

中村曰先生曾文正公文集序文曾讀之事既在數年  
前僕近得求嗣齋讀書記而讀之所得甚多又藏曾  
文正公全集一百數十餘冊古文極佳

黎曰觀書札數冊可以見其辦事之艱苦

黎曰副島公日來尊體頗健適否

副島此時屬余筆談

誠一曰佛國公使於上海與李中堂開議否

黎曰李中堂與法使現均在滬上開議情形尚  
未得悉僕前日電詢據回電亦云大局未定然  
敵國準備戰務以待此事之開仗與否其權全在

法人

如法人決意吞併安南置中國於不問開仗必矣  
若仍循照前議兩國和同保復則在未定之天  
誠可令貴邦與法國一失和兩國皆我同盟之邦  
我政府適當有局外中立之議雖然貴邦與我本  
屬同洲方是亞洲振不振之機決於此余願貴  
邦一旦開仗佳期必死保護安南而其間歲月能  
持三年則亞洲必生不測之浩濤氣力如我小國  
亦在振作氣中

然曰安南之事以救國私情言之夫此不爭則伊

犁不久又將有事以大局之公言之則東方積弱

東方二字係合貴國已久歐羅人橫行無忌實不能堪

故僕亦甚願此次果然開仗無論其為勝為敗以

後方有振興之機也

中南此等關係故國全局不能不與力爭若任聽

其為所欲為則亞洲事尚堪問矣

劉島曰難僕頑執謂之亦慘然

黎曰貴國人十餘年來改用西法耳目一新不可謂

非英雄舉動然在當時遂以故國為弱以致列

強之事漸起詎料亦是誤看題目今貴國人頗有悟

悟

前事之非者。然在敵國常存與貴國和好之意。不  
但第意如是。即李中堂數年來用意亦是如此。  
因彼此均是隣國。同在亞洲。性情風俗大概相  
同。非西洋他遠之國可比。設有失和之事。互相  
防忌。大屬不便。故甚不願其如此。惟琉球一局。  
敵國總望貴國曲從所請。凡敵國有可以甘讓之處。  
無不曲讓。如是而已。或有起。敵國與法人從事  
之後。即硬與貴國為難者。是亦未知敵國人之  
意也。此段全是至誠之言。

誠一日批點教語。余則反之。所謂交際之不可

已。余自以為。熟知貴國朝廷心事。或無名詞乎。

黎曰。台灣之事。敵國都不甚注意。

長曰。李丹崖大人告弟以此言。而邦志士苟行  
義於心。則決之非難也。

黎曰。誠然。

長曰。蓋兩國之間。不好利於心。而論義。則必得好  
結局。雖然是寔在人也。坐守之人。必同論。不知邦人  
之意。皆盡在此點。

又曰。弟在歐洲持節二年。每冬季赴夜會。西人暗  
有非笑東人之趣。弟知之。故不樂也。貴公使所

見如何

黎曰西人情狀最是可恨如見敵國人則言日本之非見日本人則又譏敵國之怠第意亦早知其如此

英國最願挑責國于敵國夫和然否

長國曰貴國如法法人開仗則弟莫不責貴國之兵遂

壓法人貴國一與敵國不與之曰德在道矣

副島曰安南宜獨立不宜獨立朝鮮宜獨立不宜獨立

是世最稱政治家之論予獨謂安南不能獨立也

朝鮮不能獨立也不能獨立者勿令之獨立是強

者之食也奈彼二國肉弱何予獨知彼二國在已前為貴大國之屏翰此論決勿復談及他可也呵

黎大人昨身六月訪教廬見贈大作今錄以示諸君

誠一序拜記

四圍環繞樹陰濃鳥語新晴喜共逢半日

清談龍宙合正如鸞鶴集晚樾以龍

奉和黎公使臨楚 種臣

半日拘、諸笑濃意中人是志相達我意有

痛陳志病鶴元能育在龍

若曰鶴立雞群非病也

宮島聖香招飲呈在坐諸公 黎庶昌  
七萬里餘窮宙后二十身事任縱橫諸公  
莫笑陳驚座一席狂譚肝膽傾  
誠曰欲獻野饌請暖坐  
黎曰今言之會多是狂譚然頗有一二真言  
見松方奏議時望致其語  
誠曰松方現在大坂尚歸京速告  
誠曰李中堂如中堂稱謂則指文華殿耳此殿在  
皇帝內殿故謂如此字請教  
黎曰凡宰相總兼有別部事務其坐位在堂之

中而尚書在其左右故相沿稱中堂耳  
副島曰從來吾國禪寺亦有空闕侯者  
黎曰日前貴國人民鑿金為觀音會頭廟北  
眾以為二十年不見此盛舉  
副島曰彼山祇世稱山王  
黎公使時大書大乙蓮七律舊作  
黎曰太乙蓮產阿非利加葉大如車輪西人呼  
曰維多利亞花取葉君主名以名之也  
此時副島以手觸島家有舊約辭去谷長因  
中村三子避揮毫責

黎曰事之以皮幣不得免馬事之以珠玉不得免馬先生豈能道這事好

於是三子皆揮毫

黎曰副島古君子人也古貌古心四字畫出副島

中村曰競執事一世如此人最不可少

誠曰黎公使令君子人也新貌新心四字畫

出黎公全園貴國人不為害如黎公所希見也

中村曰新故俱不可不含有願請教

當  
黎曰新貌新心余喜加重隈如君子人則僕不敢

誠曰今日得閣下勉強就坐遂成交歡盡情

多謝

自午後三時會集至十時而散

十六年

七月二十日與清公使書簡

肅啓久不相晤想尊體健適欣賀之至我朝  
今又喪一相岩倉愁歎何已東方多事之際有  
此不祥閣下憐察焉日來快之不樂願欲下午  
趨高館業談一放襟懷若勿却則幸甚昂頌  
黎大人閣下台祉七月三日 宮島誠一郎拜

黎公使答簡

岩倉大臣身故繼者未知何人弟於此亦極悵  
惋閣下擬下午貴臨敝齋業談當敬從也  
宮島栗香閣下 六月十八日 黎庶昌右



下午二時訪永田町使署筆談

誠曰昨來暑氣覺稍加想尊體健適否過刻以書者拜趨幸見允欣幸之至

黎曰近來正欲國所謂伏天此四日中必有十日八日極熱之會賤軀幸稍能支持然夜間亦多不能穩睡蓋陽氣炎越也首體尚健適誠曰昨夜暑熱頗甚余亦不能穩睡

黎曰若倉君大臣物故鄙懷極惋惜此君誠貴國柱石也

誠曰右大臣之物故國人哀悼而我之痛惜

異于常人此公自大久保故參議之體頗憂西國交際之事故余深傷之

黎曰誠然但不知後來繼者何人

誠曰余亦患之未知果有繼者否

黎曰繼之者想不出參議諸公內

誠曰維新後此官猶擇勲臣

又曰若有此公彌縫西國則或有繼之志十

之一故惜之甚

黎曰此公於明治維新之際最有大功是

否

誠曰誠然當時際幕運之衰一二強藩入  
京師首唱王政復古之論東西諸藩疑惑  
其形跡稍分王幕兩派今之三條大臣在  
九州未回京師其際朝廷唯有岩倉一人  
毅然聽納強藩之議收取德川之政權補翼  
幼主號令四方錦旗一動而天下定誠賴此  
公之力多  
黎曰幕運之衰王政之興天時人事不期而湊  
洵以成維新之治目下局面大定人心歸一  
岩倉去後諸藩想不至別生異議否

誠曰尊論誠當政治雖無此公素不有妨  
唯朝廷之統轄之材今之參議出于各藩士  
此公從前公卿且自先帝時熟朝廷事故而  
又通外國事情故頗思此人  
黎曰貴皇上帝氣象英偉儘可大權獨攬  
朝廷雖無岩倉其人想亦不妨  
誠曰唯此一事頗強人心異于大久保輩  
時  
黎曰即此可為大權統一之證貴邦內治  
之事當無變更第不知以後我兩國之事

能漸親密否

誠曰目下僕之所為憂亦在此此公在時每聞西國親睦之事或時有海陸武官疎暴之論此公常能戒之

黎督聞岩倉臨沒前數日以西事為屬其一想是我兩國交際之事不知此公之意若何誠曰僕亦私聞此事唯其信偽未能知恣曾未病之時每謂余曰今與清國破和東洋大局百事去云

黎曰此公所見甚遠僕今日撰有一聯觀之可

謂情見乎詞足下願一觀之否

岩倉右大臣觀聯

美善如存願勿忘鼎鼐調和使兩國重權翕然更始

勳庸不朽自此後旂常炳煥看千秋大業必在中興

誠曰公使誠意溢于言表

又曰聞外務卿井上氏曾在歐洲交于閣下善識此人乎

黎曰在歐洲時雖熟識然其交未深聞此

公亦使、者

誠曰使、何意義

黎曰庸中使、同表、特出、意

誠曰此君頗熟歐洲、事情、我未知西國之

事以如何心事處、近日僕欲以素見試

一論

黎曰貴國近身、講求外交、與歐人都無甚關

係、之件故覺親密、倘一遇有彼此相涉事

故則更外東人、心立見、不知貴國諸公曾

亦見及此否

誠曰敬國不變法、之前若能變法則改正條約、  
親密交際已變法、彼尚依然不聽改正、誠若尊  
論

黎曰從前僕亦以變法為然、及近年以中東大

局觀之、西人竟是畫歐亞為兩境、成見牢不

可破、即變法終亦不能得其親密也

誠曰朝鮮一事、我邦獲使館以寡少之兵、

備費數萬金、和聞責廷保護、韓廷以海陸軍

想應費教習、此等之事實屬無用、可歎

如何

葉水書

撤心別

續傳館

黎曰此等事誠不能以自已迫來救國於外藩事  
件亦不強以舍方專制但能與各國持平得  
半之適斯則可以曲從也舍此則非我  
所知矣  
誠曰貴國此時一是朝鮮一是安南皆足煩  
勞責延及今之時斯然改藩屬之形體  
其可獨立者則使之獨立其不能獨立者則助  
之為局外中立之族責延彌無大損害今得  
聞歐東之論往往有非議貴政府者幸勿怒  
我論殊暴請教

行一權度、樹  
明、白、之、意  
味、力

黎曰此論原可因時制宜惟敬國人心最是  
固執良以各國稱藩在祖宗之世今因通  
商而一旦廢滅實無以對先王故介  
焉耳且各國通商時尚思爭奪人土地  
我乃舍而去之亦無以自鮮也  
誠曰我有琉球一事雖不免自妻言為妨  
婦之謂然近年伺察貴政府之難事總  
係藩疆一事特恐有枝葉傷本根之憂  
耳故欲強固本根不如扼東枝葉之  
勝

公使此二段之筆法時  
一實之實改之漢息  
多子色之然兼之以上  
之重之誠心外就之高  
出之

黎曰：救國明悉外邦情事之人不多，所以此等議論都難上達。

誠曰：遺憾。

黎曰：自三十年來，救國內憂外患層見疊出，又主上幼弱，大權不能自持，僅賴三數大臣竭力維持，至今亦古今罕見之局。

誠曰：誠然。以李中堂舉動卜之，一旦赴上海，與法使開議，中途歸天津，法使亦隨到北京，其間或和或戰，自傍觀之，誠不能

定見其情形，實測中堂之心事，想有朝廷內顧之憂，不可言者，高明以為如何。

黎曰：中法之事，或和或戰，僕亦未有確音，但傳聞英人出東，講解不知其能和協否。

李中堂歸天津，保有旨意，令其回任。

誠曰：予貴邦一旦協和，得彼此相謀，以副歐洲人此誠生劑之至願也。

黎曰：僕亦望此。

誠曰：唯彼阮案一事，未結局，想兩國諸公容易以此等事，可不破和，雖然到無識群

不可

小輩素不知大局，囂囂鼓動其弊，遂  
至以動廟堂，誠不輕也。  
黎曰：凡兩國失和，彼此互有損傷，決不能一  
國獨得其利。即如法德之事，德雖戰  
勝而防法之心甚日，然事不至此，則  
人之不能見其利害也。及至此時，則見之則  
又嫌遲。  
誠曰：確論。故及。  
黎曰：昨聞黃公度丁母憂，不日即當經由  
橫濱回國，足下曾有聞否。

誠曰：今始聞之，不知何日到橫濱。  
黎曰：予亦不能確知大約，此一二禮拜。美國船  
到，即得其詳。到橫濱時，當報知尊處。  
誠曰：若倉菲送後，日泛舟黑水，與閣下相對  
納涼，以續今日之談如何。  
黎曰：泛舟黑水，以可不必。倘閣下願重談，隨  
時見過，僕但在館無不相迎。未知尊意如何。  
誠曰：然則重談必到貴館。納涼之事，不必  
拒。泛舟亦妙，但黑水有樓，無可供之饌。必  
亦東國夏時之景，可一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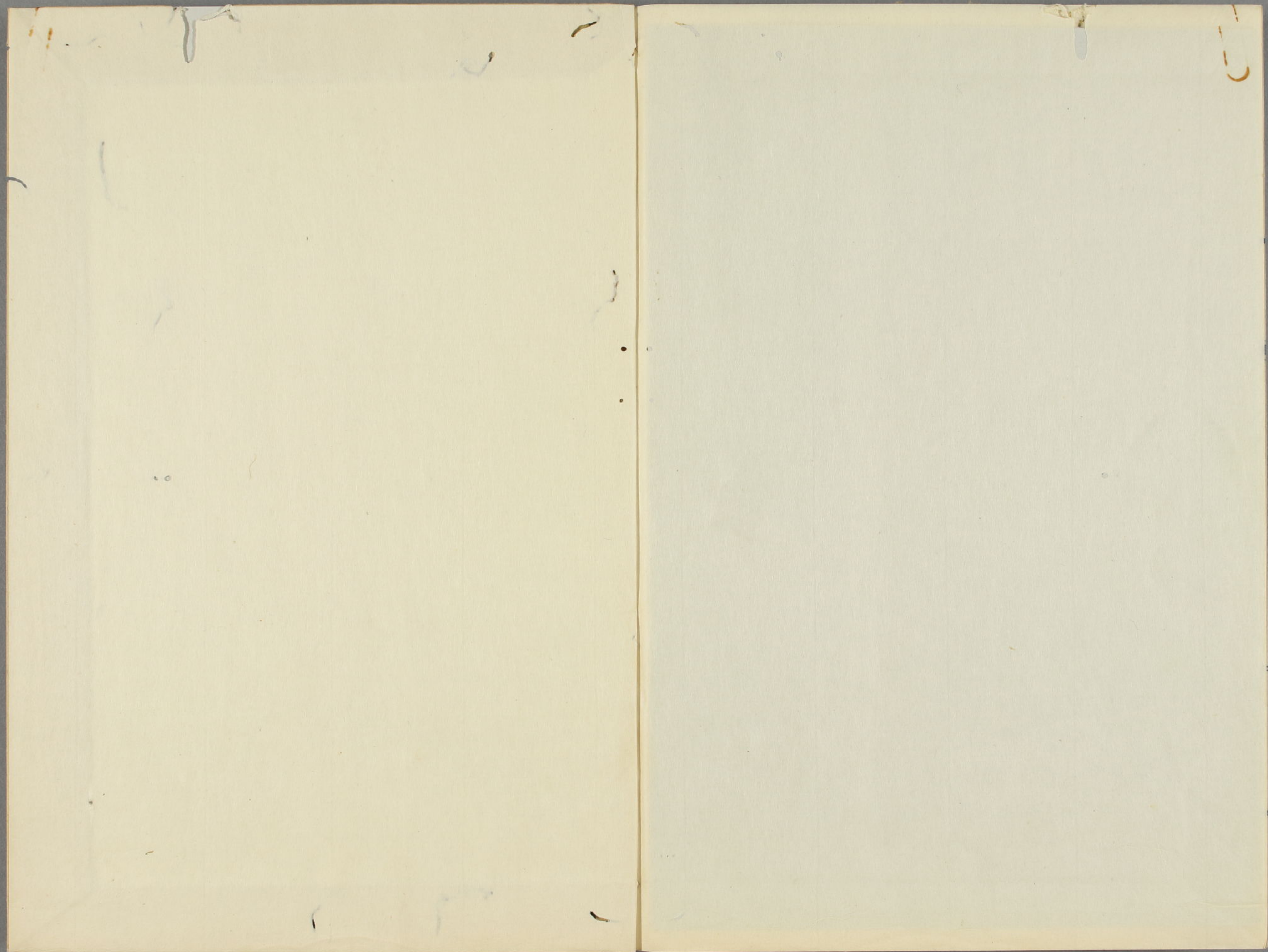
黎曰：漢當遵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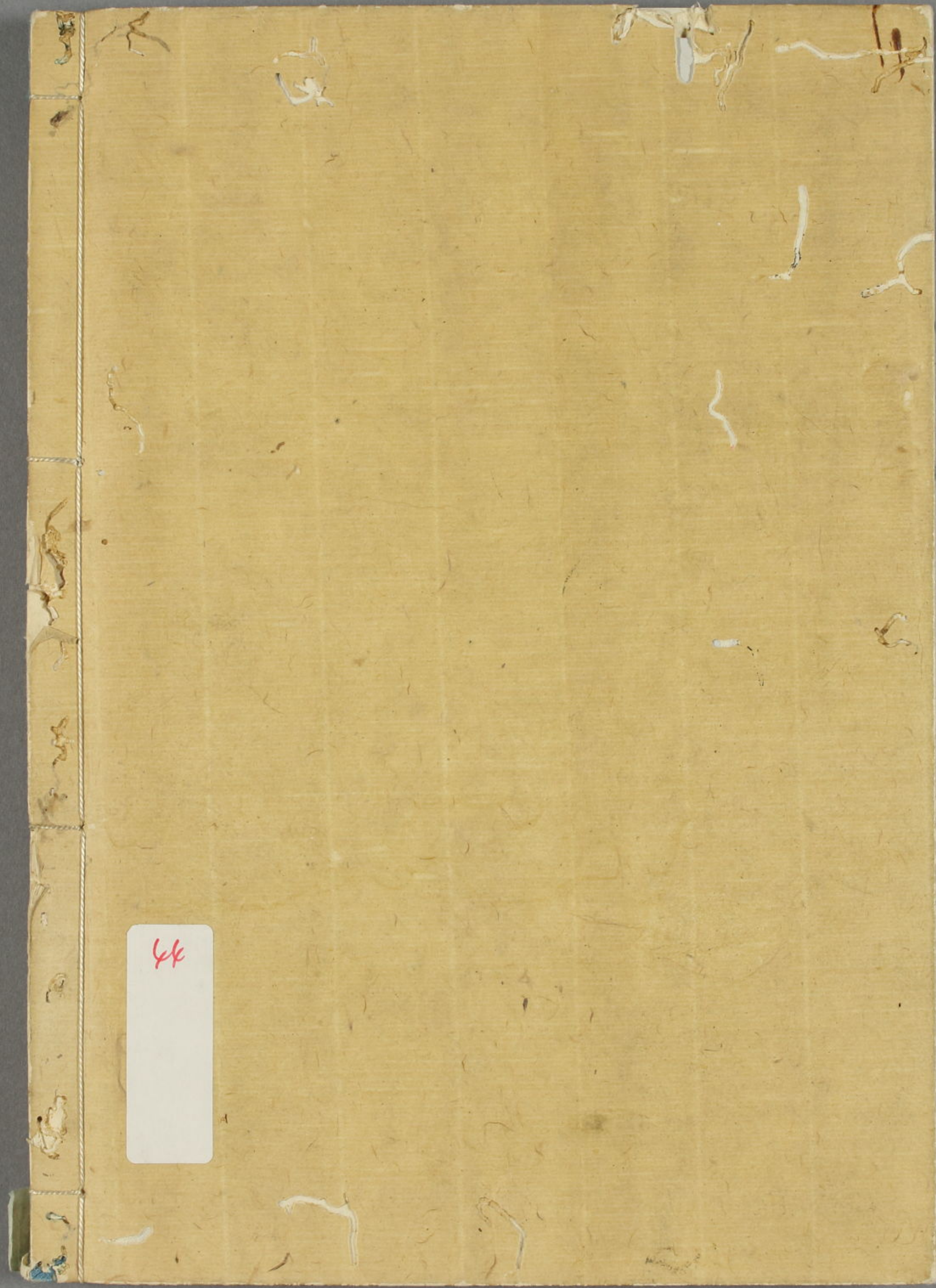
誠曰：此數行，兩人所吐肺腑，事一屬可惜。僕携之，使百年後之子孫，知勳人之閣下親睦之事，請與之。

黎曰：類是肺腑，然無人見聽，何如焚之？誠曰：僕携之，深藏之，即同焚之，不使餘人見之，何如？

明治十六年七月廿二日，官島誠下島子純  
三時三休，暑氣如烘，流汗滴几上。







44